

六月末，我受邀去北京一所私立中学演讲。因为行程安排较为宽裕，作为南方人的我，第一次去了北戴河游玩。说是游玩北戴河，其实我住在秦皇岛市南戴河海边一个新规划的社区——Seatopia中的酒店。这也是北京周边游的特色。打趣地说，这种度假方式，游客玩的并不是景点，也学不到任何历史文化知识，仅仅是换一个社区住一住、做做梦。社区就是度假小区，里面有海，有免费公车，有书店、有网球场、有影院、有食堂，有小型牧场，也有滑板公园，甚至订住宿附赠的旅拍都不用钱，就可以帮忙修图出片发朋友圈。在这里，各种家庭游玩方式齐备，宠物乐园也很友好。特辟的放松空间，因为能够细微捕捉到城市年轻人内心的需求，让超级城市中生活压力很大的他们换一个氛围缓一缓心情，居然大受欢迎，成为有名的地产奇迹。如今，第一批投资客已经赚到钱，大量楼盘还在兴建中。大部分投资此地民宿的业主都是北京的投资者，来消费的也是京津冀车牌的车主们。像我这样特地从上海坐8个小时火车去暂住的人，反而是极少数。

我跟北京的朋友说，我去北戴河玩耍，他们都很不屑，以为我去了阿那亚。然后又说，“其实还蛮好玩的，虽然真要看海还不如去威海”。我去阿那亚闲逛时，刚好是戏剧节，沙滩上搭了许多时髦的戏剧装置。看小红书 App 上正实时更新播社

站立在自动扶梯上，望见我乘坐的那辆地铁已经靠站了。赶紧快走几步下电梯，向着地铁门冲刺。临近门口，门灯闪烁了，只要往前一个箭步就进门了。不知怎么，突然心头一哆嗦，便胆怯了，脚步戛然而止。跨进去会怎样？我的腿力是否能保证妥妥地站稳，会不会踉跄而摔倒？曾经的阴影，迫使我勇气临阵变卦。此时，门开始合拢。不想，紧跟在我后头冲刺的还有位年轻的女子，因为我的止步，她也不得不停了下来。她一脸懊恼，埋怨我：“这么胆小，本来完全可以进去的，你怎么会突然停下？这下我上班要迟到了。”

门灯闪烁时是不能上下车的。我明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出口。然而，就是说不出口，反而是面露讪讪，满脸歉疚。是的，按规则我没错，但内心则是相当的沮丧。确实，我已经胆小了，明知道这种状况极有可能遇到车门即将关闭，为什么还要冲门呢？如果没有我挡在她的前面，以她年轻快捷的脚步，完全可以毫无悬念地跨入车厢。但是，她跟在我后头跑，她以为我还年轻，她以为我勇气满满，却不知，这只是我心存不甘的侥幸。我想我还不算老，应该可以赶，可以跑，但关键时刻，终究是跑不快，终究还是退缩了。我的“心存不甘”误导了她，感觉像是辜负了人家对我



消失的西游记宫

张怡微

区里出现的影视明星，仿佛一场可以近观的真人秀。Seatopia 与因“孤独图书馆”在社交媒介爆红的阿那亚社区，是相似的运作类型，虽然远不如半小时车程外的阿那亚社区有名，卖点也不多，但帆船比赛算一项。有意思的是，我沿着社区边界一路慢走，居然还发现了绿幕般的高墙，阻隔着社区内外。这让我想到了著名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。一切都那么友好，又那么虚幻。沉浸式地体验生活的甜美，将严峻和真实的劳作抛诸脑后，冷不防就会出现一个新品牌广告植入……或许就是当代旅行的新意义。美其名曰“放松”，在放松中又有一些自欺欺人的意味。就连反讽，都像是真人秀剧本中设计好的桥段。

其实走出这些文旅社区的围墙，就能看到秦皇岛市的原貌，看到大锅炖煮海鲜的店招与老派的农家乐。同一片天空、同一片海，却能打造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范式。一路上，我遇到了很健谈的司机，他愿意在阿那亚门口等我逛完再送我回酒店，看起来是个不怎么赶时间也不怎么卷的好心人。他甚至顺路开到了一条他自己很喜欢的公路，说路旁的树很好看。他还批评沙地皮的商人把秦皇岛真正的景点都搞偏了。我处在对他将信将疑的不信任

的一片信任。我怎么可能会突然胆怯？前不久，因为追赶一辆公交车，跑得好好的我，却突然没来由地“扑街”了。摔得生猛，膝盖和手掌都蹭破了皮，好在尚未骨折。奇怪了，我不是像往常一样跑得跑吗，地面也没有任何异常，怎么就摔了？愣愣了半天就是回不过神来。心理上的痛感更甚于皮肉。好吧，那就吸取教训，以后悠着点，不追就是了。不过下公交车的时候，我还是能够往下一跃，很利落的样子。然而，又打脸了。一次，乘坐的一辆公交车停靠的位置与上街沿的间距不宽，我目测应该有胜算直接跨在街沿上。于是一个箭步，往下一跳，不料膝盖一软，来了个就地拜佛，这算啥情况？年少时我习过舞，空中劈腿脚都不在话下，而眼下，这么一个小跳，居然

对我们这一代黄浦江边长大的中年“土著”来说，暑假是捉鱼摸虾的大好时节，小时时常听我讲述孩童时代捕鱼钓蟹的趣事，也一直心痒痒的。上周末，我们就到老家的一条通潮港内，一起体验了捉蜉蝣的乐趣。

在我幼年时，老家是全国闻名的棉棉之乡，在田野里四处打洞的蜉蝣影响优质粮棉产量，是人人喊打的“敌对分子”。夏季傍晚，我和父亲结伴去河边捉蜉蝣是爱用蛮劲的。老爸一铁锹朝蜉蝣聚集处砸过去，跟在后面的我起码可以捡起七八只砸伤的蜉蝣，一个多小时麻袋里可以聚拢数百只，倒入生产队的沤肥池中交差，这也是当时我们“父子兵”闲时赚工分的主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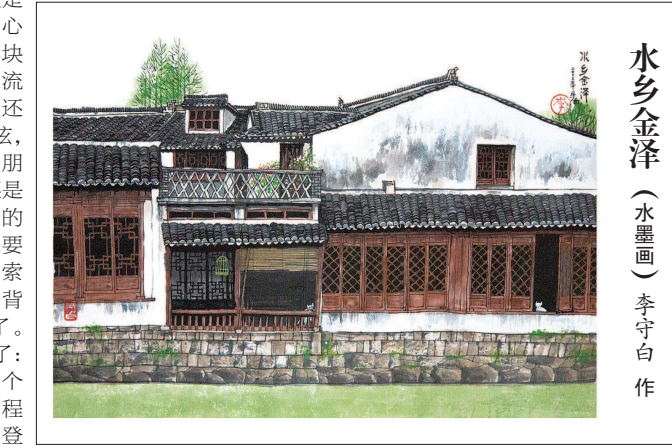
养育

中，总觉得他要骗我钱，可他又没多收我钱，总觉得人生地不熟绕路是危险的，又突然觉得这条马路可真像上海复兴岛啊，巨大的树和无人的道路，果真还是不错的免费景观。凝望窗外的一个刹那，我晃眼看到了唐僧和徒弟四人的雕像，不知是不是作为西游迷的我产生了幻觉。本想问问司机，看他正沉浸在自己心中的家乡景观设计中滔滔不绝，不忍心打断。

回到酒店，我就开始搜索那处马路中央的雕像到底是什么。居然被我搜到了。我所见到的，是已经不复存在的秦皇岛西游记宫。1990年，西游记宫投入建造。1991年6月开张迎客，最辉煌的时候，10块钱一张的门票，日营业额高达20万元。西游记宫也因此成为秦皇岛最著名的旅游景点。甚至南戴河商业旅游的开端，就是从西游记宫带起的。趁着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热播，西游记宫为《西游记》的观众打造了实地的乐园。就连置景团队也是《西游记》剧组的设计团队参与规划。很多80后评论回忆，当时西游记宫的声光电设计为许多孩童留下了恐怖心理阴影，这也从一定程度反映了特效的逼真。好景不长，几年后，由于生态旅游等新的旅行要素迭代等，西游记宫走向没落，如今仅留下了这样一座雕像。

所以，我没有产生幻觉，我只是路过了“时代的眼泪”。谁能想到，从西游记宫到阿那亚，正是20年来中国旅游文化的变迁缩影。

高，有过拼搏的青春，是暮年得以聊以自慰的“资本”。年长时闲庭漫步，就近观景，不同的高度有不一样的风景，生理上的衰老不可避免，只要心境不老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找到自己的意义。遐想慰藉心灵，但还是面对现实吧。今后我不会在地铁门即将关闭的时刻，佯装冲刺的样子了。



蜉蝣前来试探，我屏气凝神趁两只蜉蝣正啃着猪皮热乎劲儿，悄悄一提竿就把两只小贪吃鬼送到岸边的塑料桶中。

小儿见钓蜉蝣如此简单，立马又来了精神劲儿，拿了钓

捉蜉蝣的“父子兵”

章天

桶挑了另一处浅滩去垂钓。只听见他一声声惊呼：“蜉蝣来了！来了！”提竿时更是如临大敌浑身紧张，可捉到手的总是那一块猪皮，蜉蝣在钓饵没出水时就溜走了。

我悄悄到他身后观战，又有蜉蝣来试探了，他摆好架势就要提竿。我连忙提醒：别急！要等蜉蝣两只钳子都夹住肉才能提，提竿只能用巧劲，

忽然发现，我在这个暑期档，看了一堆好电影。借用《罗马假日》片尾的台词，居然还好得“各有千秋”——

《芭比》是女导演和玩具公司合作的得了高分的命题作文，意外之喜是高司令，最初看到剧照时的各种不适应不舒服，居然被伊在片子里面顺理成章地一一化解。这部颇值得写小作文的片子。

《碟中谍7》（上）和《夺宝奇兵5》，本老粉很欣慰地表示它们都非常忠实于自身，想看的好莱坞套路全都看到了。《长安三万里》挺别开生面的，画面特别好，作为电影而言，剧情和人物塑造（主要是李白）都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但是适合给中小学生做教辅——适合暑期档。

《热烈》——我只能说，它延续了《煎饼侠》的水准。好多朋友是王太太和王妈妈，这片子也是她们请我看的，吃人家的嘴软，咳咳——反正王一博和街舞的双向奔赴一直以来都有目共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“各有千秋”之余，最爱的“罗马”，是《封神》第一部。和那些一开始就唱衰的人不一样，娜然饰演的姬己刚刚释出物料的时候，我就惊为天人，觉得像冰冰和热巴的复合体，乌尔善导演的审美继续在线，值得信任。大湾区晚会上和温碧霞同框，她也没输，只是吃了不善用中文说场面话的亏。至于用演员“逃番”（明星宣发时要求把自己名字往后排）来证明片子烂——拜托，第一部的大恶人就是纣

王，他不做一番，谁做一番？姜子牙无论在哪一部，都是工具人，不重要。唯一觉得不好的是雷震子的造型，太塑胶了，侏罗纪公园的恐龙，皮肤都比他有质感。

一刷之后，喜出望外，最惊喜的还是李雪健，老戏骨吊打一群小鲜肉。但这个电影！

“你一定要看一下《封神》”

马塞洛

是小鲜肉也没问题，因为他们给出的都是小鲜肉应该有的样子。因为太目不暇给，看完的第一反应，就觉得要二刷。

我有个邻居，读书人中的读书人，从小喜欢《封神演义》。伊莱休在即，我本着“你一票我一票，太师明天就回朝”的精神表示，正好要二刷，顺便请伊一道去吧：“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电影！”伊起先是拒绝的，总觉得这种题材拍不好，网络上各种“自来水”的夸夸也可疑（他搞不清楚的另一个文娛热点是刀郎的《罗刹海市》，这个就不展开啦），架不住敲我竹杠的诱惑，答应了，还把我在隔壁环艺随便看看的计划，上升为“听说这个要看IMAX的，效果好”——行吧，为了闻太师加速回朝，说不得我也拼了（为了省出148元一张的IMAX，我一个面包分三顿，吃了好几天的“白人饭”，哀嚎声据说连楼上的同事都听见（触动了）。

但是的确值呀，二刷还是让我觉得精彩纷呈、看不过来，各种细节要抓要发现（又注意到一个bug：比干剖心，但是胸口干干净净，流血的是肚子）。比干有个噱头，说他们把当时买得到的粉色油漆都买光了，《封神》的宣发搞得这么莫名其妙，我也实在不懂了（或曰电影工业化制作不能一蹴而就吧，宣发比给两千人口供饭的食堂更难搞定）。那么多名字里，不时有带框的出现，提醒我们在等待上映的这三年里，有些人已经等不到了。而这么热烈的暑期档，与其说是一种压抑已片的反扑、一种报复，不如说是终于，回归了正常。

评价——我对神话魔幻有执念，是听说《阿修罗》要撤档都会赶去电影院看的人，还挺怕灯下黑的，现在就像白居易获得了老太太的认可一样，放心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邻居又转来一个六神磊磊评《封神》第一部的短视频，说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伊连手机买票都搞不太清楚，居然能用上短视频这么与时俱进的利器，又吓了我一跳。这越夸的是

《封神》第一部很正气，没有纠结于妲己色诱、伯邑考天人交战之类的东西。这个我也同意，因为费翔演的纣王都特别堂堂正正，是我们想象中的帝王应该有的霸气。刚刚又发现，一开始让苏全孝自尽

是费老师从纣王亲自动手改过来的，就觉得这个班底的确做了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功课，功夫不负苦心人。

我为二刷也做了一点功课。首先考证的两个片

尾曲：《少年赋》是阿云嘎唱的，《回归》，朱哲琴唱的。阿云嘎的音乐剧和音综这些年看了不少，朱哲琴真的好久不见，非常难得。其次是最后一个彩蛋，闻太师骑着墨麒麟，带着四大金刚和邓婵玉回朝。墨麒麟是所有男生的梦想（此处请参考李佳琦的呐喊），那个三秒钟我看了N遍。而且，演闻太师的是“徐克《青蛇》里的许仙”——这句话让我又好气又好笑。这可是吴兴国欸！实名感谢乌尔善导演弄出了神仙打架一样的阵容，让我对第二三部的神仙打架更期待啦！

跟着片尾曲上字幕（等彩蛋）的时候，发现木工的名字非常非常多，其次是焊工、瓦工、漆工。《芭比》有个噱头，说他们把当时买得到的粉色油漆都买光了，《封神》的宣发搞得这么莫名其妙，我也实在不懂了（或曰电影工业化制作不能一蹴而就吧，宣发比给两千人口供饭的食堂更难搞定）。那么多名字里，不时有带框的出现，提醒我们在等待上映的这三年里，有些人已经等不到了。而这么热烈的暑期档，与其说是一种压抑已片的反扑、一种报复，不如说是终于，回归了正常。

七夕会

天色渐暗，蚊虫渐增，小儿提着十来只蜉蝣与我相会，看到我桶里有五十多只不禁嚷起来，“怎么你这边没什么动静，却钓了这么多？”我适时地补一刀，“这就是一桶水不响，半桶水晃荡的道理啊。”

收工回家，我对小儿说，第一次和老家的蜉蝣打交道，放它们一条生路，来日再被我们擒获就不客气了。我们将桶中蜉蝣悉数倒在另一河沟边，获释的一些大蜉蝣两只只前螯合抱，一步一叩摇摇摆摆潜入水草丰茂处。

小儿在旁笑道，怪不得书上雅赞蜉蝣是礼云子，横行时两只大螯有点像古人“拱手行礼”的姿势。“或许，这也是对我们善意的一种回礼吧，自然界的小动物都是有灵性的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内心忽然有点小感动。